

精義報全編
第一卷至第十卷

精義報全編

第一卷至第十卷 第四期 文苑 (本報館印行)

大森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主輯

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 第四集：文苑（來稿彙存、詩界潮音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第肆集文苑

來稿彙存

詩界潮音集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清議報全編第四集目錄

卷十五 文苑上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傀儡說

大清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哭告華人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辨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

不平則鳴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聞俄人在金州等處苛刻事感而書此

弔六君子文

枋木觀陸操記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佗城熱血人

天南新報
古愚氏

天南新報
天津國聞報
采蕨生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上粵督李傅相書

上鄂督張制軍書

母后有罪可討考

脫影奇觀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常州孫明經上張香帥書

慎言篇

橫濱祭六君子文

瀏陽二傑集序

義士唐才常傳

祭唐烈士佛塵等及六君子文

書湖南大獄

漢變烈士事略

味菴園集議電爭俄約記

二

熱血人

任公

任公

天南新報

大島翼次郎

婚姻自由論

女子亟宜自立論

開辦東亞商業學校記

州開校
演說

上粵督陶方帥書

何烈士來保傳畧

蔡烈士鍾浩傳畧

陳烈士應軫傳畧

漢變湘南烈士小傳彙誌

祭漢難諸烈士文

加拿大未士潔島祭六君子文

辛丑八月祭漢口諸烈士文

尊革命

遊檀香山記

美國虐待華人布告文

諸夏轉音考

鳳城蓉君女史

清池女史

星洲厲公

民史氏

樹立山人

美國遊學生嚴錦榮

自立國民

明夷子

在香港上醇親王書

呈總理衙門稟稿

擬呈北京總理衙門稟稿

廣開醫學稟稿

致張之洞書

編修沈鵬奏摺

袁爽秋京卿請剿拳匪第一疏

東南疆臣奏稿

卷十六 文苑下詩界潮音集

四

馮紫珊

羅璪雲

自立國民

梁兆南

香港中國日報

清議報全編卷十五

第四集上

文苑上

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佗城熱血人稿

環球報館新聞其宗旨也。有聞必書。惟新是圖。內統朝野。外迄邦交。下至天時人事世情物。理。怪。怪。奇。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無不隨探隨登。以符新聞之例。其有傷及國體。刺及朝政。非敢蹈居下訕上之弊。實以存斯民直道之公。無可諱亦無容諱也。故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閱報之恒情。不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得設報之精意。而要之報館之設。不離新聞之旨者。近是。所有錄登。作新聞觀可也。夫新聞之罕見者。孰有如我中國今年時局哉。前後數月間。有如萬丈驚濤。忽起忽落。其前四月之新機頓發。改弦更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誠千古未有之異聞。其後八月之故態復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夷所思之奇想。蒙則謂前之所聞。雖新而不奇。未可作新聞論也。後之所聞。則亦奇亦新。祇可作新聞觀也。爰取近日所聞。並擇其尤新者。彙而記之。厥有十端。其一曰囚天子。二曰革師傅。三曰禁報館。四曰罷學堂。五曰修京城。六曰築宮牆。七曰購康逆。八曰撫余蠻。九曰召外醫。十曰分五軍。凡此可驚可駭。可嘆可惜。可怪可愕。可笑可憐之事。愈變愈幻。日出日奇。並集於數月之

問。本館不敢附春秋記變之義。亦但如齊諧之誌怪。聊齋之誌異。相與詫之曰新聞新聞。令閱之者亦曰新聞新聞而已。蓋自時事變遷以來。而新聞遂成一巨觀矣。嗚呼痛哉。夫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者。固莫如囚天子一事。今日之皇上。不謂之受囚不得也。自八月初六有召還宮。羣臣即無一得覲。天顏者。逼居瀛臺。四斷橋道。是瀛臺一囚地也。旋聞與內監一人。欲作建文之奔。爲門者所阻。復返瀛臺。是一脫囚之被獲也。誅內監。殺六臣。是斷囚者之接濟也。挾懿旨。稱上諭。是改囚者之口供也。罪其所親信。是囚者黨與之株連也。用其所賤惡。是囚者仇家之得志也。其不至頒生金。擣藥杵。奴阿叔。食小龍者。以有各大國爲之署保。一囚者之監候也。噫嘻。五大洲以彼得陸仁相待。非同昌邑之不賢。廿一省以少康宣王相期。竟至考妣之奪我。天下事之可痛哭流涕者。有逾於此哉。而記者曰。毋然也。作新聞觀可也。

尊師重道。我朝獨隆。蓋謂教孝教忠。基於師範。一經執贄函丈。即終身拜首門墀。上自王子出學。下逮庶人就傅。從無有痛恨其師。斥罵其師者。而況大書特書白之天下。令薄海人士。聞風詫異。始識師道本不甚尊重。爲可隨意反罵之人哉。乃有之。自本年十月廿一始。諭云。翁同龢授讀以來。訓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藉事端。覷探朕意。又曰。中東之役。憂危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

務。種種乖謬。又曰。濫保匪人。罪無可道。又曰。陳奏重大事件。間有詰駁。翁同龢即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後追維。實深痛恨。僅令其開缺回籍。不足以蔽厥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狡詐者戒云云。夫翁同龢雖爲皇上之師。仍屬皇上之臣。旣辦理乖謬。又濫保匪人。復情形跋扈。援此數罪。革之可也。斥之可也。誅之亦無不可也。而必先提之以授讀以來。復責之以訓導無方。則翁同龢臣也。而有師道寓焉。斯爲上諭歟。斯爲懿旨歟。讀者不以爲君革臣之詔。而幾以爲弟毀師之語矣。抑知革翁之故。實不過以其曾保薦康有爲。故事後追維。實深痛恨。授讀無狀之罪。特借端起例。廣織罪名。欲以示非盡出濫保之故耳。不知欲蓋彌彰。卒以曲筆深文。自呈肺腑。且予天下以藉口之端。所謂言不由衷。未有多方支折也。吾不知與明太祖之欲殺宋濂。而馬后以太子曾經授讀。謂貧家請一先生訓子。尙能終始保全。太祖卒爲悔悟。其持論之厚薄。相去爲何如也。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若夫報館之設。所以蓄新聞也。乃自八月廿四日。有奉旨禁報之諭。而各報館反自弄出新聞數起。一洋人買股。二主筆辭工。三洋使代控。四太后醮醜。至成命旣不能行。又不能收。則有購買報館之議。旋以議難就緒。又有約無直言之條。近且以從前之嚴議處分。而貶爲敗

類之斯文者。今忽若從優議敘。陞爲橫議之處士。此尤爲新中之新。不圖所聞之至於斯也。嗟哉。苟禮義之不愆。亦何卹乎人言。書曰。有言逆於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治。各報館蓋仍是一副忠愛心腸耳。惜哉。受罵不堪。遂至激烈其詞。以相辯駁。一若忘仲尼不爲己甚之訓。昧禮經爲尊者諱之言。而知我罪我。概置不議。不論之列。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蒙則謂自茲一禁以往。天下之人。不惟知報館之原於邸抄。合於風詩。直當視爲五洲之御史。萬世之史官。何也。以時事必書。既能直言。又有直筆也。而記者曰無辯也。但作新聞觀可也。

學堂之設。士由此成才。農由此有學。工由此精通。商由此有權。國由此致富。兵由此能強。保教由此保種。由此保國。亦莫不由此。興議之初。天下之人心。真有如孟子所言。在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國人皆曰可。即昏庸衰謬守舊之老臣。口雖強辯之曰太新太新。而其心未始以爲不可也。乃九月三十日。竟有皇太后准禮部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辦學堂等語。該懿旨云。書院之設。原以求實學。併非專尙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圖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此事。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寔同。本不必重煩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寔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有云云。爲此奏者是不惟因噎而廢食也。是不惟以臭而爲香也。是不惟狗彘不食豺虎不受也。是果何物老嫗。是

何血氣生此禽獸而竟同鵲賦之先鳴。使百草永無芳日。差等元緒之啓口。而使華表亦被災連。人之無良。胡至此極。彼廿一省之翹翹後俊。終作野蠻。南北洋之濟濟學童。卒流羣俗。抱恨曷有窮期哉。此又斯聞非吾所能及矣。而記者曰無痛也。但作新聞觀可也。

京師九門高峙。五禁重圍。險要不如旅順。形勢不如威海。所恃者大沽口潮落無常。敵人不能投鞭以渡耳。即謂風頹雨蝕。有損觀瞻。畧爲修飭。便壯厥觀而已。非今日之急務。乃竟聞有某相國大展鴻猷。深慮鴟鵂。奏請撥款六百萬。修葺京師內外城垣。以收金湯磐石之固。論者謂未雨綢繆。防土匪乘間而起。藉此以備不虞。亦老成謀國之一端也。然乎。豈其然乎。噫。吾知之矣。意者習聞泰西火器之利。而慮其牧馬以來也。因先爲堅之高之。令彼格林無所施其烈。開山不能撼其中。開花不能射其微。克虜伯不能逞其威。以示防禦於英俄德法。歟。抑鷓鴣巢林。不過一枝。燕雀處堂。不知厦傾。以是爲救時經濟。眼光所及。反不越雷池一步。徒爲聊固吾圉之計歟。不然。俄方掃穴犁庭。洞其後。各國鷹隼虎視。瞰其邊。造鐵路須款。復海軍須款。還國債須款。乃擲此數百萬於無變。則不見其奇。有變則一無可恃。是真令人索解不得。幾等下士之聞道大笑而走矣。况守在人而不在險。旅順之失。可爲殷鑒。以龔照璵而守睢陽。不待尹子奇之至而城已潰。以張巡許遠而守旅順。雖十年困於日本而猶存。况京師大地平原數百里。前無一衣帶之水。以爲湯池。後無一屏蔽之山。以障金城。大沽一破。

長驅直入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宰相奇想。守在京師。嗚呼噫嘻。彼在京。欽使當噴之以鼻矣。而記者曰無笑也。作新聞觀可也。

我朝宮禁森嚴。護衛肅穆。除內總管一員以外。無得出入禁中。其餘內監侍衛。設鐸拱稽。某人當值某日。司衛某地。悉由內廷專派。烈祖神宗。防閑週密之意。亦可謂盡美盡善矣。乃自八月訓政以後。皇太后於南海啓鑾還宮。既聞侍衛威嚴。稽查肅密。凡內廷禁城內各門。及圓明園靜明園頤和園各門外圍。俱由總管內務府大臣酌派內務府三旗護軍營巡察。內圍內監看守。復因內廷屢獲行人犯。經內務府總管大臣諭令各禁門值護軍統領認真稽察。夫以堂堂國母。垂簾聽政數十年。其不能爲衆人之母。而竟有執殺之歎。已爲咄咄怪事。况又以宮牆外望。時復有人窺探。更於宮外添築圍牆。一若千金之子。常恐死於盜賊之手之所爲者。不尤爲駭人聽聞乎。噫嘻。世無荆軻。豈易作秦胸之刺地。非博浪。何能加張良之錐。其繚以重圍。再立峭壁者。非禦刺客也。非禦外窺也。直防皇上耳。曷言之。蓋自今上之幽廢。而震動全局。六臣之誅戮。而自壞長城。不惟皇上退處無權。等潛龍之勿用。即皇太后亦冰淵是慄。同騎虎之勢成。所挾以欺愚天下之衆。遏止忠義之氣者。猶曰皇上尙在。固明明上諭也。萬一如叔帶之亂。周王出奔。布詔天下。忠義來奔。問之臣。豪傑作勤王之舉。天下事從此去矣。故宮牆之築。即皇上私逃被阻之後。諸奸佞所驚心吊膽而廣

爲陷阱也。不然。旣爲刺客。豈不如紅線之走壁飛簷。施其慣技。今多一牆。直多一梯耳。旣防刺客。何不學林甫之城府深沈。一夜五遷。今築外牆。猶修外備耳。且泰西各國。帝后巡幸內地。皆輕車減從。道旁鶴立。萬人共得觀瞻。今中國旣堂高廉遠。復又築宮牆以防刺客。令彼西人聞之。不益疑吾民之多犯上作亂乎。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余蠻子與李立亭俱一亂民而已。乃李亂廣西則全用勦。余亂四川則全用撫。殆真中國之兵。前不足以禦外人者。今並不足以定內亂哉。執事者云云。以一華司鐸被執。因而投鼠忌器也。於是始則外示羈縻。而督臣撫之以四萬軍餉。繼則懿旨特奉。而任道撫之以新造衣冠。終則藍其頂。花其翎。而撫之以守備之職。旋以索軍糧十萬。洋鎗二千。並求副將之職。得有統兵之權。仍是遍擾民居。復歸巢穴。則有招撫之名。全無受撫之實。君子觀於余蠻子之反覆無常。其挾制橫行。戲弄諸臣於股掌之上。不禁慨然於中國之內亂。未有已時矣。誠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師非華司鐸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蠻有是心也。挾教師者則固余蠻子創是舉也。方今三合哥老等會。蔓延內地。防範稍懈。即伏莽興戎。苟鋌而走險。皆蹈余蠻子之故智。而挾一教師以圖全。事成固可生其覬覦。事不成則仍不失爲守備。啓各省亂民之心。禍各國傳教之士。皆自今日之撫余蠻子始也。不觀明之天下。失於流賊乎。李自成張獻忠。獨非旣降復叛之人哉。而養癰貽患。積火燎原。遂至蹂躪明之宗社。若此。何竟陷

其覆轍。而斤斤以撫爲事也。而記者曰無惜也。作新聞觀可也。

八

康有爲之逃日本。與孫文之逃日本同。康有爲之不可購。與孫文之不可購同。前者使英大臣誘孫入使署擒之。而卒不能致之。一之爲己甚矣。乃於康之逃亡。而直督懸數千金以購之。江督懸數千金以購之。粵督亦懸數千金以購之。且電傳懿旨。著沿省關道查獲以購之。卒至由津而滬。由滬而港。行所無事。有陸軍而不能購於陸。有海軍而不能購於海。中國如此。况外國乎。至由港而日本。其亦可以詐作痴聾矣。乃復移文各國領事。而無以駁其公罪之言。密諭日使查拿。而益以增其保護之重。非惟無濟。適足以見笑而自黷耳。且各國亦未悉康之罪爲君臣之獄。故據公法以保其身。而不爲援中例以申其罪。苟其倣普文之執衛侯故事。約盟與國。各率海艦。送康入朝。聯合公使。請皇上朝坐而面質之。有罪無罪。自以今上科斷爲主。不能袒亦不能誣也。計不出此。而保者自保。購者自購。於是乎保全無辜。與容納逋犯。皆各尊所聞。而彼此紛爭。是非終何由定哉。而記者曰無爭也。作新聞觀可也。皇上天錫智勇。起自親藩。入繼大統。所謂帝王自有真。乃天授非人力也。斯即日昃不遑。勤勞宵旰。時抱徒苦我民之痛。別有忍罵昏君之感。政躬日瘁。理或宜然。但醫院一官。再三選試。乃能進用。爲問本朝家法有詔徵外醫者乎。且即謂變生倉卒。病起怪奇。然亦必先由醫院進方。頒行內閣。至百無一效。或爲病急投醫之舉。布詔中外。亦屬薄海人心所共原。乃數

月以來。無日不召見外臣。批覽章奏。勵精圖治。發憤有爲。獨於訓政四日以後。初十日卽下上諭云。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尙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卽着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在外省者。卽有馳送來京。勿稍延緩云云。噫。何病之奇若此也。病固奇。前數月之諱病亦奇。數月以前之病而不醫固奇。今之醫而忽於外召則更奇。論者謂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者。非皇上也。初十之諭。皇上之不適纔四日耳。非四月也。斯時皇上之病。確爲危險異常。其間不能容髮。此則司馬氏之存心。路人皆知。無待詳言矣。蓋以廢立則無名。篡弑則無狀。惟以病而召醫。內外之一法。則爲亂臣賊子未有之藍本。又爲忠臣烈士平氣之良法。苟非得各西報之力。諫其微。與各西醫之堅。爲請視。吾恐前者唐中宗魏顯宗之舊病。皇上將復中之。不惟是年廿八日不能禘祭太廟。且明年初一日並不。得恭詣皇極殿矣。今者外醫已返。海內人士共喜。聖安。惟聞召見臣下時。皇太后謂。皇上病後重聽。各國公使夫人入覲時。皇上並不啓口發一語。不識此重聽不語之病。更有外醫能治之否。敬告仁人志士。當思所以醫我。皇上重聽不語之病。勿以其不召而不求方法也。悲乎。如今日之皇上。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亦烏得而不痴不聾哉。而記者曰。無痛也。作新聞觀可也。

古者天子有六軍。而不聞宰相有五軍。初不解邇來朝事。法不欲新。而聞則甚新。五軍之設。

統於榮祿。殆以宰相位次一人之下。居萬人之上。故軍數亦只遜於天子一籌乎。何以分宋之毅軍爲前軍。董之甘軍爲後軍。袁之新建爲左軍。聶之武毅爲右軍。榮則自募萬人爲中軍。而節制諸軍之關防。懿旨特頒之榮祿。是名雖分爲五軍。寔則合五軍而爲榮祿之一軍耳。以是爲防備外籜之戰務。則甘軍滋事。而遷調即聽公使之言。以是爲鎮壓內亂之雄兵。則新黨潛踪。而壓力將及海外之地。不甯惟是。既借俄旅。復擁重兵。行將覬覦大寶。廢立潛謀。故亟亟於調撥。以壯聲勢。皇皇於招募。以資鎮定。歟。果爾。則真天翻地覆。至愚極庸。吾恐義兵所指。雲集響應。五軍雖棋布星羅。未足以當天下勤王之師也。然而時事亦正難逆料矣。以今日時勢萬難。其將使我 皇上復辟歟。抑長使我 皇上軟困歟。彼昏庸衰謬之權臣。自問亦多棘手。況自古篡弑之禍。未有不潛滋暗長於權奸擁兵之後者。蓋誠有如曹操所言。一解兵權。即恐爲人所害。以故不惜遺臭萬年耳。產祿之不去北軍。則劉氏必不能安。王莽之盡攝兵權。則王后必爲所賣。今者五軍之節制。皇太后即不相疑。榮祿正當自疑也。榮祿竟不自疑。恐天下之疑正自此起矣。而記者曰無疑也。作新出觀可也。嗚呼。國事如棋。書難罄竹。凡茲掇拾。久播流傳。或先後而錯綜所聞。或推闡而參以所見。其大者固賈生痛哭之言。其小者亦袁安憂思之念。大事去矣。豈同盛世之危言。國無人兮。不樂離騷之亂日。知我罪我。均兩聽諸斯人。是耶非耶。請還問諸當局。然而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報館固以新聞爲宗旨也。所有彙記。仍作新聞觀焉。斯爲近之矣。

傀儡說

優孟之塲。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塲。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僮僮焉持而舞之。唼嘶焉爲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面最曖昧者也。人而傀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廢。國旣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皇上爲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喚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斲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于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于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于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釐金。握于人手。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

練握于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滯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尚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於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頑而頑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尚存。我國尚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鑿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効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場矣。夫曰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于奸賊國土之傀儡于強鄰。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僂僂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尙得爲有人心哉。尙得爲有人心哉。

大清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嘗聞地球各國。莫不奉公法爲依歸。原以公法者。爲公理公義所出。公論所定也。今法人欺我。大清國仁柔。無端要挾。強租我高州府屬吳川縣界之廣州灣爲汨船屯煤之所。我

大皇帝柔遠爲懷。俯從其請。法人自宜感念中國。愈敦友誼。乃竟於五月初一日。越界至雷州府屬遂溪縣境之海頭地方。佔踞砲臺。蓋造營房。廣掘濠溝。百姓廬舍墳墓。慘遭毀挖。鄉民以理阻止。致被槍斃人命。自此以後。入村捉人。肆行無忌。五月二十四日。又逞兇炮斃六十餘人。九月初七日。復炮斃吳那立等八命。砲傷男女三十餘人。初十日。被焚草屋四百餘間。炸毀瓦屋三百餘座。又斃老民老婦二命。海頭既受害若此。又到碇洲肆行騷擾。津前村任姓女。年方十六。母女伶仃。因法兵入屋。其母向前庇視。輒被打傷頭額。如此之事。不一而足。又霸佔民居。捉民作苦工。嗚呼。鄉民無辜。遭此焚殺。慘不可言。我高雷兩府數十萬人。若動公忿。與之決戰。豈不能抗拒法兵。無如官長保護西人。不肯任民施爲。我百姓沐國家二百餘年深厚之澤。不敢輕動。以貽國家之患。隱忍至今。未傷法人一草一木。乃法人不知悔悟。猶思逞毒不已。試問環球萬國。有此無理無法之事否。現在細民瀝稟上憲。據情奏明。籲請大皇帝諭總理衙門。請英俄德美日諸大國公使。按照萬國公法。與法人評論。尙不知能俯從民請否。用特瀝訴。傳布中外。想各大國素重公法。與我中國久敦和好。必能秉公論斷。務令法人退出強佔海頭碇洲各處之地。賠償人命屋產。則我兩郡人民。感戴各大國仁施。永不能忘矣。倘法人一味逞強。不循公理。不顧公義。不遵公論。則直爲無教化之國。我大皇帝即不與計較。想諸大國亦有公評。我兩府百姓。誓不能甘心受此荼毒。爲

此佈告中外主持公道之大君子。幸鑒諒焉。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哭告華人

嗚呼。我支那人。旅居外洋。受他國人凌辱者。久已甚矣。而至今日。則更甚。此中欺辱之情。虐侮之事。賤役之。奴視之。鞭撻之。酷刑之。非理強制之。逆情辱待之。令人聞之。怒髮上指。言不勝言。聞不忍聞。此慘將不知至於胡底。我旅洋數百萬同胞之衆。何罪遭此活地獄之苦。貽笑五洲。遺羞萬世哉。內而貪官縛之。視爲奴隸。外而西人從而撻之。目爲野蠻。日本謂我支那人。全無半點血性。甘受無辜之慘。誠無怪其慨乎言之也。竊念我支那人。志士通人不少。而卒無一人。倡合衆國之謀。效美利堅獨立之舉者。蓋咸體念我皇上英明難得之聖主。深知講求補救之策。以期拯我四萬萬同胞。人民於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天下蒼生。尙有望也。今者已矣。西太后專政。守舊黨當權。聖君幽廢。賢臣遠逃。嗟乎。慘哉。我支那人。此後形勢難堪。設想而外人欺侮。更甚於前矣。即以今日寄居安南諸華人。被法人藐視之處。觀之。可以知矣。本二月十二日。法廷有新客官到堤岸七府關帝廟。傳集華商問話。爲明年出身稅字。蓋手足印。及度骨之事。要將舊時身稅字紙。改製牛皮。名曰牛皮身稅字。以便入貯存箱櫃。另給一張行街紙。以便出行。設若行街字失落。尙有牛皮字作證。庶免逃脫之罰。且須再出行街字云云。查此舉係彼國酷處囚犯之法。夫以處囚犯之辱。我支那禮義之人。其

侮辱爲何如耶。且其紙皮將交換時。凡屬男女新舊客。須到新客衙內看相。蓋手足印。及度骨。而度骨之法。係在新客衙內建造房間。房內安置木板架。人則裸身偃仆其上。以備度數。殆若囚人驗娼之式。是日七帮人齊集大衆。僉以此事爲不可行。而廣東人之有強項志氣者。答曰。若行此舉。雖斷我頭亦難行的。新客官又曰。此乃王家所設之法。擬于明年舉行。我爲新客官。不得不先向爾等言之。言竟。上車而去。嗚呼。我支那人。至今日受人辱侮。如其極。而尙不知自立。何顏與五洲之人。並生于地球之上乎。諸問守舊昏庸諸臣。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關。惟思媚勢。一意趨炎。以八股爲經世之文。弓石爲禦敵之具。而子民任人虐毒。併不敢致問一聲。嗟呼。人皆有國。胡我獨無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所望支那同志。有爲諸君。從速早定大計。別籌良謀。以救我人民塗炭之苦。倒懸之急。是我四萬萬人。所共覓望也。斯言之濟否。則不可知。惟據事直書。哭告我華人而已。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寄神戶代演說文

諸君。小弟日前到神戶。承諸君過愛。款待優隆。小弟感激無已。前者數次演說。諸君不棄。屢擇其言。弟心竊自欣幸。臨行時。曾祝諸君。每月會集數次。講求商務及愛國之義。諸君亦命弟時時將其所見寫出。寄來共商。今弟竊於中日商務關係事件。有所欲演說者。謹書以奉告。伏望垂聽。

今日本內地雜居之事。爲期已迫。我中國因國勢積弱。不得與各國均沾權利。此最可憤可痛之事也。諸君。我中國人少講商學。少講外交。故於實際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原。即如雜居一事。吾人雖知其吃虧。猶以爲不過體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諸君勿等閒看過也。尋常人之言。每日即使華人得一律雜居。我輩亦未必入彼內地。即有之。亦不過做小買賣而已。於商務大局。無足輕重。故得雜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無甚關礙云云。弟以爲此言大誤也。夫今日我國商務之在日本。所以能與西國並駕齊驅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學雖精。資本雖厚。然中國之人勤而且儉。一人可乘數人之業。行號內盤費之廉。數倍於彼。而中日兩國鄰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賤務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場。彼此同一地利。則他國常不能與我爲敵。此前者數十年來之情形也。若雜居以後。則不然。他國人隨意可入內地貿易。而我商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國之出入口商務。皆聚于居留地。日本人之欲與外國交易者。不得不來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挾而制之。及內地雜居以後。情形頓殊。其出口各貨。西人在內地。就其所出之處而購之。截其上流。豈復有遠運至居留地以求售於我者乎。入口各貨。西人皆運至內地。就其銷流最旺之處而售之。我之貨物。株守口岸。過問者少。又不能運售他處。必至積壓不銷。要而論之。出口貨則他人買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買。入口貨則他人賣。

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賣。事事落人之後。拾人唾餘。後此情形。何堪設想。雖云盤費較廉。省。賬務易通融。豈足以抵當此虧累耶。何況稅務又重于他國。成本自增於舊時。欲其站得住。不亦難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嘗不瞿然以驚。愀然以悲也。

諸君諸君。小弟閱歷甚淺。見識甚隘。於商務事情。更屬毫無所知。不能道其詳細。恐其利害所關。必尙有不止於此者。諸君細細研究。情節更當了然。夫昔者風平浪靜之時。各家各自爲謀。可以得利。今則情形大變。外面爭競之力甚大。相迫相奪。我輩當此之時。必合力將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則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縮。則各家隨之而縮矣。今我回國之人在海外者。猶如同胞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風。湏合心齊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淺而易見之理也。條約之事。由國家所定。今國既積弱。而我之外交官吏。復不以此等事爲念。彼日本之改正條約。費十數年之力。艱難曲折。而後得與西人立於平等地位。今我國民欲安坐而獲均沾之權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猶幸日本近年有深結中國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羣自強之力。故官吏雖不能爲我代謀。而我同胞兄弟。相約而自謀之。聯絡日本有力之人。說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雖能補救與否。未可斷言。然十分之中。必當挽回二三。即不能擴充新益。亦可以保全舊業。即不能收其效於今日。亦可以防其害於將來。弟甚望諸君爲大局計。勿爲一己計。爲長遠計。勿爲目前計。急急謀所以合力補救之法也。

諸君。日本人於內地雜居一事。人人認爲關係最重之舉。全國之人。合而講求其利害。辨其是非。謀所以預備雜居之法。報紙之中。日日言之。著書論此事者。凡百數十種。彼其視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國居留之人。因爲此事。亦各各開一商業研究會。講論雜居後所當行之事。所當擴之利。西國商人來游東京。交結其士夫。商略此事者。無時無之。彼西人之視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國人數年以來。熟視無睹。以此爲不甚輕重於己無關之事。此弟所爲深憂也。雜居以後。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一切外國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採自西人。故西人習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講法學。一旦彼施治於我。他日必將有窒礙百出。而吃虧不少者。故我輩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書。譯而共閱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趨避。尤不可不設一會議所。常集衆人。講論其間。講求各國商務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學理。練習其方法。處處按諸中國情勢。以圖擴充抵制之術。此尤今日萬不可緩者也。諸君諸君。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伸則縮。萬無中立之務。諸君必日日圖進取。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權利而已。慎無苟安目前。各懷顧忌。以貽後日之悔也。小弟見識淺陋。惟承諸君過愛。苟有所見。不敢不直言之。望諸君采擇焉。

辨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

天南新報

不明大義而論大事。紛然其各執所見也。不通時變而談時務。泛然其無補於世也。中國自

去年后奪政。臣幽主。用人行政。力斥維新。於是新舊黨之禍起於朝。新舊黨之名滿於野。故當政變以後。爲新黨惋惜者有之。爲舊黨快賀者有之。至今日則聰明之士。豪傑之才。苟各出其肺腑以相示。未必盡是守舊而大背維新。然以內地壓力之重。權奸氣傲之雄。且又新黨潛踪。舊黨熄迹。故亦模稜兩可。坐觀時變。以希圖所謂功名富貴者。彼蓋謂二十一行省之大。六部九卿之尊。今日幾無一非舊黨矣。嗟夫。以六烈士之戮。康梁之奔。張李之流。及諸臣之去官禁錮。目爲新黨。初何怪人之去之若浼哉。以禮部六堂之復。榮祿之權。剛毅之專。及各官之擢用起復。目爲舊黨。又何怪人之趨之若鶩哉。不知新黨也。舊黨也。於去年。皇上力行新政時。可言之。併於。皇上他日有復辟之時。可言之。今日。帝在瀛台。臣謀大寶。奉衣帶詔者。呼援海外。望黃袍加者。市恩朝廷。則並無所謂新舊黨也。其所謂新舊黨者。直帝黨耳。其所謂舊黨者。直賊黨耳。曷言之。蓋新舊黨之名目。寔分於新舊政之乘除。今則所分者。又不在行政之間。而在君臣之義也。試觀死者死。流者流。逃者逃。黜者黜。吾君之股肱耳。目。屏棄盡殆。於是乎可以病之。可以囚之。並可以挾而左右之。則死者流者逃者黜者之非帝黨何如。若夫吾君之所欲殺者。特舉而相之。吾君之所特點者。旋起而用之。吾君之所惡者。反信而專任之。城狐社鼠。布滿朝廷。於是始而欲謀毒弑。而以康工部之在逃不果。繼則欲行廢立。而以劉江督之覆電不成。終則必欲行其非廢則弑之志。乃不得。遍布腹

心。廣植黨援。汲汲以諫兵爲急務。調將爲要圖。試問此爲相者爲將者併爲所信任而招羅者。非賊黨何如。不知六臣之爲帝死黨。不知康梁之爲帝生黨。而徒以新黨目之。此天下之所以援新黨爲鑿戒也。不知榮祿爲賊之首黨。不知剛毅爲賊之從黨。而惟以舊黨稱之。此天下所以趨舊黨爲無傷也。泥新舊之名。而不明帝賊之分。遂使二十五年英明之天子。無一人敢白其寃。一二日倦勤之聖君。隔數月仍卜其病。舉平日所謂口談忠義者。受恩深重者。皆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孔子所歎夷狄之有尹。不如諸夏之亡也。正可爲今日言矣。噫嘻。亦知孔明之事先主也。本無補於漢之亡。而修史者必以孔明之輔蜀爲正統。爲其心存獻帝也。王猛之輔苻堅也。實足爲晉之敵。而論世者不以王猛之事秦爲悖逆。爲其不忘帝國也。趙盾原非弑君。而孔子所以大書弑君者何哉。不討賊故耳。揚雄初非莽大夫。而萬世所以共稱爲莽大夫者何哉。其從賊故耳。以今人之論古人。無不是孔明與王猛。而非趙盾與揚雄。以今人之學古人。無不願爲王猛與孔明。而不願爲揚雄與趙盾。獨不解榮剛之門。趙盾揚雄之續也。而人顧若明知而蹈之。康梁之心。孔明王猛之繼也。而人顧恐株連而遠之。是豈非信爲舊黨。而不知爲賊黨乎。是豈非目爲新黨。而不知爲帝黨乎。觀於康梁之出奔也。英日爲之保護。而沙侯致金以招之。大隈伯復贈金以送之。日本王公大臣無不與之結納往還。相期遠大。及遊歷英美德諸邦。更有日本某爵臣從行。以爲各國先容之地。夫

以一二通臣。亡命間關。而能傾動五洲。聲明文物之邦。禮羅公侯伯相之貴。若此。蓋知其本非逆犯。而久以支那帝臣相待也。明矣。彼榮祿之欲兼制南洋。而皇太后疑而未斷。節制五軍。而董宋聶將令猶抗。屯重兵二十萬於京師。而司馬氏之心。路人皆識。非以其有燕賊之志乎。吾故得而辨之曰。中國今日有帝黨。無新黨。有賊黨。無舊黨。

不平則鳴

古愚氏

夫報館之設。興於西。延於東。以通達世情。長人識見爲宗旨。有聞必錄。職固宜爾。唯是徒逞私意。不循公理。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亦令人心有所不能平者。蒙於閱舊山正埠某報館。所論康君有爲之事。是已。據某報邇來所刊報章。動稱康逆。及康逆師弟。謂其逆跡昭著。行踪詭秘。上年割威海衛九龍等處。皆出自彼意。以交懽英人。實爲彼國之功臣。又云有刺客載途。而海關驗之。皆還香港。又云有安某者。由美到滬。哥華將血是刃。適爲巡捕所阻。任意誣讞。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實不值識者之一哂。夫所謂逆者。豈以康君不附於權奸。且與守舊黨相忤耶。而此輩嫉康力贊。皇上維新。大不利其私圖。必欲置之死地。故加以大逆之名耳。據支那政府。其始電捕康君云。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弑。可即拿獲就地正法。迨康君跳出網羅。皇上復生。則罪以結黨營私。又轉捏以欲圍困頤和園。謀害朕躬。十日之中。罪名三變。中西報館之直筆者。切切論之。洞燭其微矣。蓋自去年四月。皇上決意維新。

有志之士奮然興起。生機泮然。乃未閱幾時。而垂簾詔下。國政大變。盡返故轍。不幸而流血者六人。獲譴者三十餘人。皆康同志。國之良也。在中智之士。稍有人心者。莫不知壞汝長城。元氣斲喪。國勢岌岌。恐就瓜分。方且悼之惜之。痛哭流涕之不暇。又復何忍以成敗論之。責之。且附和權奸。加以大逆惡名。使蒙不白之冤哉。近年支那報館林立。其在上海天津湘澳諸報。多力持公論。彼舊黨有不鑒於心者。詆爲斯文敗類。欲窮治之。今某報館主筆。盡反其說。豈其欲自居於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耶。抑欲迎合當道權奸之旨。以討富貴耶。以中國今日之危機畢露。在闇昧者觀之。必曰此肉食所當憂。非吾儕事也。而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棟折榱崩。同受傾壓。是四萬萬人之所同憂。亦四萬萬人之所當憂。其憂國之人而愛護之也。至於割地重大之事。雖皇上猶不能自主。而謂康君一章京微秩。獨能主之乎。況割威海之時。康君未嘗與聞。並未就職。今某報謂出自彼意者。則其說之謬妄可見矣。蒙竊以康君爲中國維新首領。憂國之心獨摯。素以革除弊政。保國保種爲己任。深幸屢脫於險。豈非皇天憫其忠誠。默爲呵護。留以有待耶。天實生之。誰能殺之。聞康君之到域。多利及溫哥華二埠也。鄉人聞之。懽喜敬仰。爭迎謁見。所至之地。不期而集者千餘人。自有縉紳。到外埠以來。人心愛戴。未有如是之盛也。然鄉人非有加愛于康君也。試以康君自中東戰後。五次上書。其忠君愛國之忱。變法維新之論。久已傳揚中外。膾炙人口。及去年皇上信任。坐

言起行。百日之間。天下拭目。方冀新政大行。民登衽席。詎料事廢半途。辜負初心。皇上幽囚。孤臣泣血。孰爲罪魁。不言可喻。在仁人志士。皆知其冒險犯難。以救君國。咸哀其遇而諒其心。祝其安全。猶望其將來保。皇上復位。以爲振興中國地步。故鄉人愛之敬之。爭先恐後也。以海外人心之愛敬康君如此。諒無刺客之事。縱或有之。必權奸榮祿主使。蓋榮祿久蓄操莽之心。雖已幽廢。皇上慮康在外。未敢遽下毒手。欲謀不軌。不得不先却其所忌。故懸重賞以購康。今在海外優游。冥冥遠害。論公法則此邦有保護之權。論憲章則殺人獲纒首之罪。弋入無所施其技。刺客莫得逞其兇。彼欲購康者。當亦廢然思返矣。即或有無知兇徒。見利忘義。涎其重賞。加害於康。倘即被害。其害康者必不免于死。徒擁多金。身莫能享。況中國官場辦事。有始無終。事雖能幹於前。賞每失信於後。卒至財命俱失。永遺臭名。人雖至愚。興思及此。斷不爲彼所用。若夫英豪義俠。如鉏斃者流。更不忍賊民之主也。假令公使領事。受榮祿密囑。爲購刺客。而公使領事皆久在外國。達於時務。恒憂國法之不變。無以自存。與康諒有同心。孰肯仇之。即有其人。其刺客既非易求。而公法復形掣肘。諒亦無從措手也。除此以外。則我國游于金山者數十萬人。旅于東南羣島者數百萬人。其中不少同憤國難。思念聖主者。英不嘉康之志。憐康之冤。皆將愛之護之。倘有害康者。必誓死以報之。無非望其將來救君國於垂危。保種教于將墜。皆出自明理好義者之公心。而莫之或使也。嗚呼。

溫公生佛。猶捏首姦。元祐羣賢。竄死略盡。撫今追昔。能勿有感於中耶。彼嘵嘵毀康者。亦可以思其故而少戢矣。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學校其國家之元氣乎。其人羣之導師乎。乃者 聖主厲精變法。百度草創。首注意於斯舉。自京師大學外。普令各行省設中學校。各府州縣設小學校。更 詔我海外。使咸喻斯意。廣建黌庠。以贊盛治。風聲遐聽。疇不踴躍鼓舞者哉。政變以來。內地學校。停廢過半。而海外忠義之士。愈增蹈厲。橫濱大同學校。負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戶繼之。新加坡繼之。泗水繼之。域多利繼之。其餘籌畫開辦者。各埠響應。中原文獻。盛於海隅。斯實諸君子好義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國家轉弱爲強之起點也。然就學者期於大成。任事者貴在進步。合羣並舉。則聲氣易通。拾級以升。則高才益勸。故今者大同總學校之設。有不容緩者。蓋四端焉。橫濱學校。開設既已經年。生徒精進。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師有限。未能多分班數。故當設高等學校。使高才生以次遞升。則教者不致太勞。而學者亦易獲益。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一也。神戶及南洋美洲各埠。學校相繼踵設。其規模與橫濱略同。一二年後。卒業生徒。皆當遞進。不可無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二也。政變以後。內地新設之學校。多就停廢。其中生徒。志士不少。半途棄置。殊可悼歎。今宜設一總區。選其英才。俾得卒業。此高等學校之

必宜設者三也。內地俊秀子弟。懷奇才。抱遠志。自備資斧。游學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輩大率皆已通中國學問。及尋常普通學者。必有專門高等學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四也。嗚呼。今者中國事變亟矣。需才多矣。異日當萬國之衝。而維持宗邦。更新百度。救二千年來將墜之文明於千鈞一髮之際者。豈非今日少年子弟所責無旁貸者哉。然養成人才。必賴學問。泰西百餘年來。爲文明開化之濫觴。五洲之國。欲智具人士者。皆于是。羸糧而遊學焉。而高等學校之設。則于日本何也。蓋日本爲東洋先進之國。泰西之新思想。新智識。普遍旁塞于國中。學日本之學。雖未敢謂能盡泰西之學。而取之以強我中國。則有餘裕。其利一也。日本屹立東海汪洋中。西至太平洋。南至南洋。澳洲。西循中國沿海一帶。至于安南暹羅緬甸印度。北走俄羅斯西伯利亞。商埠際天地。以無量數。而輪船往來孔道。日本實當其衝要。設高等學校于東京。則各埠遣子弟而來學者。皆可以爲總匯之區。聲氣易通。無憂遼濶。其利二也。歐美諸國。物價騰踊。留學所費。每歲金以千數計。自非陶朱猗頓之富。雖有俊偉特達之子弟。徒作西方好音之慕。而日本則費用特廉。懷金一千。即可留學數年。中人之產。皆能籌畫。以遊學歐美一人之費。可以爲留學日本數人之用。是以成就一人者。移而成就多人也。其利三也。列強皆在他洲。日本則吾隣耳。土壤相接。種族相類。文字相同。我之受學。已爲易入。而日本朝野達識之士。念輔車唇齒之義。咸以扶植中國。